

# 戎馬關山

## 蒙 疆 喋 血 記

(三)

● 陳 建 中

### 化裝冒險進大同城

我們的抗日游擊隊，早已決定分散行動計畫，三個支隊分別疏散，以第一支隊為主，抽調一部份，轉向晉北，我們以快速的行動，迂迴鑽過敵人防區的空隙，經過七天的夜行軍，才到達目的地。

在這次行軍中，對我印象甚深的是由紅河到殺虎口，這個位於外長城晉綏交界的重要隘口，此時已變成荒涼的廢墟，破舊的營房，空無人跡。當部隊休息時，我率十數騎攀登山嶺，俯視大同、右玉、左雲以及雁北平原的形勢，有如一盤複雜的棋局，不禁想起北宋時楊家將在此血戰的很多故事。

我們所走的路線，是敵人根本未想到的山區小徑，只有運煤的騾馬及牧人來往。但是我們仍然晝伏夜行，白天人馬全部休息，封鎖對外往來，作好準備，晚間快速行進，因此順利通過八個縣境，一條同蒲鐵路，三條公路，最後平安渡過桑乾河，進入大同與渾源之間的山區。

日本佔領內蒙後，以內蒙作為一個特殊地區

，統稱「蒙疆自治區」，並以晉北十三縣劃入其範圍；但它實際仍保有相當的獨立性，以大同作為首府，賴以連接察綏、山西各省，控制平綏、

同蒲兩路及幾條公路交通，置重兵於此。由於雲崗石佛，舉世聞名，日人便稱大同為佛都，特加整理，所有日本重要人物過此，均須前往觀光。實際上，除了軍事作用外，日本更重視口泉的煤

礦，自淪陷後，平綏路交由「南滿鐵路株式會社」經營，煤礦也由日本國內直接派人開採，大量外運，送往東瀛。日本為維持其軍事的安全，對各交通要點，特別加強戒備，防範人民破壞，除重要城鎮駐軍外，並由特務機關組成若干「宣撫班」，配備輕便武器，經常出巡，專事清查游擊隊及抗日份子的活動；同時在鐵路沿線，由漢奸偽組織策動，強迫居民，成立所謂「愛路村」，企圖逐漸由點、線而擴張其力量至一般地區。

我們在晉北的臨時根據地建立之後，很快便與大同、張垣以及綏東的部隊，建立起密切的交通關係。同時在熱河方面的蘇炳友部，南下也參加了我們的部隊，經改編為第四支隊，在察南察北執行任務。這時國民政府已遷至重慶，電訊也

有連繫，指示我設法到北平一趟，進一步了解敵人的狀況。

我和駐在那裏的負責人安智同志（安在大陸變色後，被中共殺害），詳細研究後，他希望我化裝，親自進入大同一次，實際觀察各種狀況，再作決定。於是經過縝密的安排，先把我從部隊駐地接過桑乾河，在安智的家裏住了幾天，然後再到大同城南三十里的西城村，等待城裏派人來接引。可是非常不湊巧，我住在那裏第二天的清晨，就碰到日本的「宣撫班」，他們逐戶「訪問」（實際即清查），掩護我的那位同志不在家，他的夫人——康女士急中生智，馬上把我用一條大被蒙頭覆蓋，不久幾個氣勢洶洶的日本人闖進來，指著炕上，以生硬的中國話詢問：「睡在那裏的是你的什麼人？」

「我的丈夫。」那位康女士從容回答。

「為什麼不起來？」日本人進一步詰問，並準備上前揭開被蓋。

「他正患出水病。」口外把傷寒病稱為「出水病」，不僅蒙漢同胞人人害怕，日本人更聞之膽寒。

「哦，哦，趕快，趕快……。」立即退出房門，唯恐躲避不及受到傳染。但到了院子，我們卻聽到兩個日本兵，逼著村長找女人，以很粗魯的命令口吻說：

「大大的姑娘，小小的媳婦，找幾個出來！」  
 「（大大指成年，小小指年輕）」。

這次冒險逃過清查後，我由一位在「南滿鐵路株式會社」工作的同志，陪同進入了大同城。那是一次新的嘗試，也是一項終生難忘的奇恥！因為當時在佔領區，所有中國人進入城市，都須向日本守衛的「皇軍」敬禮，我親自看到一個老頭，因過份緊張，未及鞠躬，被日兵左右攔掌，打得鼻青面腫。當我在大同南門口被引導著經過一個日本哨兵前，低頭行禮時，內心立刻燃起一股怒火，幾乎使我為之昏厥。所以出來的時候，安智等便改變辦法，我們搭乘到火車站的公共汽車，避過了又鞠一躬的尷尬。

我在大同城內住了五天，由一位任職於偽「晉北自治政府」的教育大員掩護，他提供了我許多關於「蒙疆」地區的情報。同時對於華北方面的情况，也了解很多，並看到不少日本人的書刊、雜誌以及各種參考資料。

安智也由敵人處知道，「八路」在晉省及華北方面的高級人員，曾與日本方面取得某種默契。它們的軍隊將盡量避免直接和日軍作戰，而使其集中力量對付中央軍隊，及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員。他說，日本人則希望共軍不斷與國軍磨擦，以破壞中央政府的抗戰計劃，削弱我們的抗戰力量。這位朋友，也特別提醒我，部隊應遠避共軍

，以免受到他們的危害……我不敢相信這些信息，可是也不能不存有戒懼！而晉北地區的渾源與五台一帶，已有「八路軍」的部隊到達，我們究竟怎樣相處？要不要連繫？都成爲我們傷腦筋的大問題。

### 晉綏地區與敵血戰

塞外的深秋季節，更有利於我們以騎兵爲主的游擊活動。在初夏的四五個月中間，我們在綏東的兩個支隊，俱有極大的成就。尤其素有「小諸葛」之稱的楊星甫，他在舊平地泉與大榆樹附近，以埋伏作戰，曾予德王李守信偽蒙軍的第九師以重大打擊。當時在淪陷區，對於附敵之漢奸，有兩種等級，一種是由東北偽「滿洲國」參加日本工作的，叫做「漢奸老大」；另一種是在日軍佔領華北及察綏各地後，爲日本工作的叫「漢奸老二」。李守信的偽蒙軍，一半以上是日本特務機關在東北所訓練的，他們隨日軍進入晉綏地區後，對老百姓的欺壓與迫害，比日本人還要兇惡，所以地方人恨之入骨。偽蒙騎九師，原駐於豐鎮一帶，受日軍之命，會同就地新編的偽軍（包括李占鰲部，自然他與我們有若干連繫），對我軍部署圍剿，我們迅速獲得詳情，然後選擇有利的地區，預作埋伏，集中打擊偽蒙軍，誘其深入於一處縱深的小谷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，使其五百餘騎完全崩潰，人仰馬翻，四處逃竄，死傷遍地，我軍俘獲長短槍一百餘枝，輕重機槍六枝，戰馬六十餘匹，直至另一路日軍趕到，才脫出重圍，我們以極少的傷亡，大獲全勝。

此外，留在清水基地的兩個大隊，獲悉日偽組織籌備於是年十一月偽「蒙疆政府」一週年舉行大規模紀念，各方面都有狂歡，我們事先詳確偵察一切情況及交通狀況之後，乘其不備，以閃電式的奔襲，衝入舊歸綏城，破壞了敵偽一部份辦公機關，殺死了日偽軍警三十餘人，俘虜了七個日本高級官吏，奪獲槍枝、軍刀、子彈、食品、服裝、軍用地圖等以及很多重要的參考文件。當我們的騎兵在活動之時，盤據歸綏新城的敵人，以不明真像，始終藏匿未出，直到天明，由平綏鐵路集寧等處馳援的日軍到達，我們的隊伍早已全部撤退，在六十餘里以外休息。不過，第二日起，日本的飛機立即全天候的展開偵察，跟著便發動了幾次大部隊的「清剿」，企圖消滅我們的部隊主力，可是結果還是完全落空。

談到這裏，我又記得來臺後第一次到日本，偶然發現負責接待的官員中，有一人操國語而帶濃厚的蒙古口音，我詳細詢問，才知道他竟是那七個俘虜中生還的一個，彼此再敘往事，真是尷尬而又各具說不出的心情。

我們的第三支隊，在這期間，也有多次與敵人的戰鬥。它在鞏固綏東基地連繫地方力量方面，貢獻最大。首先肅清了紅河地區的股匪夏老么等人，完成各地人民組織，建立起對歸綏，以及平綏線各城鎮的情報網，不僅使敵謀漢奸無法活動，也將一些流竄到綏東地區不明企圖的武裝驅逐出去。

二十七年冬季，在酷寒的大雪之夜，部隊於圍圍堡地區，又成功的進行了一次對日軍的反襲



### 以德報怨

①作者陳建中（右）與蔣經國（左二）在東部接見日本前首相岸信介。

②作者（二排左三）與胡建中（二排左二）何應欽（二排左）等中日名流商談政經合作計劃。



作戰。由於軍民的密切合作，情報運用的靈通，給予來犯的敵人以致命重創。先是日寇偵知我軍駐於圍圖一帶，乃以近四百人的編隊，進行拂曉攻擊。我軍得到消息後，立即會同當地民衆，實行堅壁清野，埋灶填井，搬走所有食物及用具，日軍進入圍圖後，巧逢急風大雪，一日之中，山路被封，使那些輕裝出擊的寇兵，忍飢受凍，一籌莫展。原來以爲游擊隊已「聞風逃竄」，沒想到深夜反擊，並引發預置之炸彈，使其內外夾攻，益爲驚慌，輒夜不能休息。天明後風雪更大，如此被困兩日，等到路開，援軍趕來，許多士兵都被凍得不能行走……。

日寇爲報復歸綏與圍圖之役，便有計劃的發動綏東各地敵僞軍，配合飛機、戰車，大舉圍攻「掃蕩」，連續一週，作地氈式的「清剿」，逐村逐戶，搜查劫掠，游擊隊早獲消息先已繞出敵後，但仍有一個大隊被圍於基地之內，與敵血戰，消息到達晉北，我立即率隊馳援，同時通知楊星甫回師，但爲時已晚，官兵死傷慘重，數十里所有村莊，均遭大劫，房屋幾乎悉被焚燒，我們與大後方唯一的連絡電臺也被擄去。接著這一區域便發生嚴重的疫症，我和許多官兵都爲傷寒病困倒，在山裏居住了兩個多月，既無醫藥，又逢敵人搜索，常常深夜搬來搬去，躲避敵人追蹤，真可以說是九死一生。

稍痊之後，部隊送我到晉北，北平方面也有信來，那裏我們的機關出事，暫時不能前往，於是只有繼續在內蒙工作，同時盡量找機會以行動打擊敵人。

## 由大青山到搶盤山

隆冬的季節終於來到了，大青山慢慢覆蓋上一片白雪。桑乾河也完全冰凍，人們隨時可以踏著冰雪來往，塞外的游擊健兒，馳騁原野，更爲活躍。早晚山前山後一片歌聲，其中一首新的山歌，那是我們部隊的詩人張壽山的傑作：

天蒼蒼，野茫茫，  
大青山前好戰場，  
游擊健兒顯身手，  
驅逐倭寇出蒙疆。  
驅逐倭寇出蒙疆，  
蒙漢青年個個強，  
大漠南北齊歌唱，  
東逐虎豹西趕狼。  
驅虎豹，趕豺狼，  
掃清煙塵迎祥光，  
萬族歡騰雷聲動，  
青天白日旗飄揚。

（按：虎豹係指日寇，豺狼乃指蘇俄）

可是正在這個時候，中共領導下的「八路軍」，卻悄悄的向晉察邊區伸展過來。他們在晉東北五臺山區，曾經受到一次日本人的數路進攻，臨時向四週所有友軍發出緊急呼籲，「希望迅速予以援救，以粉碎敵人的圍攻」，那時，距離五臺山最近的抗日部隊，唯有我們新編的第四支隊蘇炳友部，而且他全部是騎兵，行動快速，得到訊息後，立刻趕往馳援，由察南直斷敵人後路，日軍誤爲是國軍在綏西的強大騎兵兵團出動，倉

皇解圍而去。事後中共大事宣傳，聲稱「八路軍」在五臺山區反擊敵軍獲得重大勝利，賀龍並在工作戰時中受傷云云。當時共軍對蘇炳友部曾經以「最友軍」之名，多次盛大歡迎，但卻於其離開五台地區時，深夜突襲，全部予以解決。蘇炳友部毫無戒備，僅率三十餘騎，冒死衝出，逃至大同南山，適我由綏東回到晉北，才曉得所有經過。共軍事後宣傳，反誣蘇部「行同盜匪」，在「邊區燒殺姦掠」，「罪大惡極」，故應「人民之請，予以繳械」！蘇炳友報告時切齒痛恨，雙目皆赤。他要求我立刻調回所有綏東各部，攻擊「八路軍」，以報其「吃掉友軍」之仇。我婉爲勸慰，一面致函賀龍及聶榮臻，譴責其行爲，請即歸還蘇部所有人馬，當然對方完全置若罔聞。蘇炳友乃辭別而去，重返東北，另組軍隊，準備找共產黨算賬。這一位曾經在黑水白山，與日本侵略者血戰多年的「義勇軍」鬥士，最後終於爲敵人所害，含恨而亡。

實際上這只是一個訊號。由於共軍的北進，整個察綏晉邊，以及內蒙的抗戰形勢，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。國軍主力大部份均在晉西與晉東南地區，綏遠方面，傅作義總部與省政府，更遠移綏西五原、臨河一帶。察哈爾省，中央雖曾先後決定以張厲生及石友三代理主席，也都無法到達轄區。日本侵略者如同兇狠的虎豹，盤據在鐵路公路的重要城鎮，共黨則宛如大批饑餓的豺狼，竄擾滲透於各地鄉村，而且鑿隙踏虛，迅速向北伸展，並秘密派員到張垣、大同，與日軍指揮部進行連繫，所以當地的僞軍，也與「八路軍」無

形中「互不侵犯」，它們的大批工作人員，更由此分別秘密前往外蒙及東北，取得與蘇俄密切的聯絡。

繼蘇炳友事件之後，許多地方抗戰武力，紛紛被共軍「吃掉」，其中尤其是守在察南山區圍堡的抗戰老將張承德（曾參加北伐，擔任騎兵師長），他以七十餘歲的高齡，率領察省團隊，與日偽軍搏鬥，共軍竟於其與敵軍疲戰之後，圍攻繳械，張承德在一石洞中，抵抗七日，彈盡糧絕，最後被共軍焚斃。

這時，在晉察綏邊地區，就只留下我們「抗日自衛軍」（六路軍），孤獨的與敵軍週旋，我召集各地部隊長，及地方負責同志，多次檢討，大家議論紛紛，而我們與中央的電訊連繫，又適於此時中斷，處境隨之日見艱危，尤其我的身體一直未能復原，不能常隨部隊活動，派專人（包括李新華、張壽山在內）赴大後方，都渺無消息，（後來知道俱為共軍殺害）。我在槍盤山內休養中又須常常深夜搬動，避免日軍與共軍偵悉，有所不利。

### 桑乾河畔喋血突圍

盡管我們十分小心，不幸的事件終於發生。

我們在綏東的部隊（第二、第三支隊），先後在平綏線以東受到日偽軍與共黨部隊兩次來攻。在晉北的第一支隊，也慢慢面臨到同樣的遭遇。敵人在平綏路與北同蒲路沿線，一面採取點線封鎖，一面組成快速部隊作追蹤式的進擊；「八路軍」的三五八旅、三五九旅，也配合行動，逐漸推

進，使我們每天都處於戰鬥之中。但我們的決策，還是以打擊日偽軍為主，避免與共軍作戰，因此幾次都吃了大虧。

最使我難忘的是后子口一役。那一天我傷癒由山地回到部隊，偕同前往迎接的賀鳳舞、郭永平、陸思行等七八人，步行三十餘里，走出槍盤山區，時值夕陽西下，我們循著山邊荒草小徑前進，晚風吹來，微有涼意，突然迎面有數隻烏鴉飛過，呀呀而叫，郭永平雖為留俄學生，卻非常迷信，他認為這是一個凶兆，就地占得一卦，說

「今晚可能受到敵人襲擊」！我們大家都對他報以笑謔。等到趕到部隊所在的后子口，已經是掌燈時分，弟兄們正在分配崗哨，我被安置在一個平頂的大窖內，它位於村子的北端，靠近桑乾河的方向。趙連營趕來報告：「據哨探偵查，敵人距此甚遠，但八路軍卻在渾源的南山，現在雖無任何發現，惟本村地形不利，同時天又下雨，外面一片漆黑，為策安全，已命令部隊特別注意戒備」。我略與寒暄，即囑其加意小心，便與同來的人一起進餐，想不到共軍已設好圈套，我們所獲情報，根本就是他們偽裝鄉民提供，使我們上當，故晚飯未了，便接到緊急報告：「山上發現穿共軍服裝的部隊」，幾分鐘後槍砲齊鳴，接著衝鋒號起，三五八、三五九兩旅各一個團，由山上三面攻下，我軍在最不利的地形，最不利的情形下，倉卒應戰，就地拒抗，然敵眾我寡，沒有好久它們便攻入村中，幸好我所住的地方，與全村隔離，屋頂上佈置有機槍一挺，敵人士餘次波浪式猛撲，俱被擊退，苦戰持續兩個小時後，

東村的一連人先被解決，我們只好決定突圍，但數度衝鋒，都被熾烈的火網阻回，最後賀鳳舞急中生智，將所有集中的馬匹，全部連接，由十幾個弟兄乘騎，以奔騰的形勢，從西面村口衝出，共軍以為大隊已去，馬上在村內停止攻擊，我們便乘此機會，分數路脫出包圍，由北面渡過桑乾河，在徐疇集合。我率十餘人首先趕到，逃散的人馬陸續前來，稍經查點共約一百三十餘人，但以徹夜拼戰，疲憊不堪，經予撫慰，派出崗哨後進膳休息。

可是，我剛拿起飯筷，新的報告又到：「大隊日軍正由西南向徐疇前進」，部隊迅即緊急集合，敵人的迫擊砲業經開始射擊，我命賀鳳舞與趙連營等先率隊向山區撤退，留我斷後。這時正巧傾盆大雨，濃霧籠罩，我居於徐疇城的堡內，隨行只有六人，拿起手提包，匆匆起行，不料敵人已經到達村口，我們衝殺數次，才到城外的街上，但又被阻止於一處倒塌的破院以內，敵人四面圍來，砲火互相還擊，彼此皆有損傷。跟隨我的部隊有名的戰鬥英雄張金玉，他手持輕機槍，指揮同行的五個戰士一律伏下，我們隱蔽於一堵矮牆的旁邊，當時槍聲零落，敵人開始進行搜索，我看到約一班人，以衝刺的陣式，一字排行，向我們所在的地方逼進，張金玉鎮靜以待，直到敵人完全到達他的有效射程之內，突然機槍怒吼，使這一排敵兵紛紛倒地，一頂鋼盔一直滾落在我們前面三十步處，我一時高興，抬起頭來觀看，猛然一槍穿過頸部，當我搖搖欲墜之時，旁邊一位戰士趕快上前抱扶，他驚駭的說：





作者陳建中(右)早年與于右任合影。

「你掛彩了！」  
 可是一句話未說完，我卻發現他的背上鮮血隨著雨水冒出，一粒子彈穿過他的肩部。張金玉聽到我們講話，回頭來望，敵人一排密集的機槍，正對準他的頭部射來，立刻這一位勇敢善戰的戰士，坪然倒地，一隻手還緊握著他的槍柄。

情勢已經非常急迫，我們聽到靠近的一處牆外，又有大批的敵人趕到，我命令另一個衛士：

「準備大傢伙」，(一種山西兵工廠製造的頭號手榴彈，比普通的大三倍有餘，士兵都稱其為「大傢伙」)，「與敵人同歸於盡，不能被俘」！那位年輕的河北籍士兵，對我的命令只服從了一半，把三顆「大傢伙」一起投到日兵集聚的牆外，炸得敵人四處逃奔，土牆也被震塌，我們趁機由一條溝壕走出。但五人中張金玉陣亡，我與另一弟兄重傷，兩人攙扶著我奔走了十餘里，才與

援救的部隊會合，我已完全昏迷，經過醫生檢查，頸部傷口，係由右後側穿過，稍微偏差，即無性命，左腿也有一個傷口，是被流彈擦傷。最初我在一個農民的家裏休養，由一位基督教內地會的外國牧師代為治療，每次他都為我禱告，並祈求抗戰早日勝利。

「八路軍」在襲擊我們之後，帶著所有被俘的官兵以及馬匹，迅速撤走，事後將連長以上的軍官，一律殺害，士兵另行分派，納入三五八旅與三五九旅，馬匹改編為一個騎兵隊，高雙城贈我的那匹「小紅駒」，由此便成為共軍的俘虜。

陣亡的張金玉，是我在「抗日自衛軍」內唯一的同鄉，他出生於陝北的榆林，幼年便到口外，先參加傅作義部，由士兵以至班長、排長，以後轉入馬占山部，擔任連長，在綏東歸向我後，擔任特務營第一連連長，每次與敵人作戰，總是奮勇直前，同時極富機智，在察綏游擊戰中，大小三十餘役，均有很大貢獻，被部隊推選為「戰鬥英雄」。在此之前，他因與營長發生意見，曾率部出走，我親自趕往追回，不但未懲其「叛離」之罪，仍使擔任原職，極表忠誠，經常隨我行動，想不到此役竟為我犧牲。同時部隊在一日夜之間，先後遭遇共黨與日軍兩次包圍攻擊，官兵十餘小時的血戰，造成我們成軍以來，最大的損傷。

尤其共軍掛著「國民革命軍」之名，會同敵人，攻擊抗戰友軍，殺害自己同胞，不能不使我們痛心！許多忠勇戰士，如此不明不白的喪生，更是死難瞑目！（未完待續）